

死、生、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再版

小說事 死死生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二角

原著者 瑪克司潘母白吞

譯述者 茗

發行所 文海 明書局

印刷者 文海 明書局

發行所 文海 明書局

發行所 中海 華書局

中華書局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邢台 鄭州 青島 溫州 徐州 蘭州 梧州 長春 哈爾濱 新加坡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香港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戰爭
小說

死死生生

瑪克司潘姆白 Max Pemberton 原著

茗狂譯

卷上 死死

第一章

日云暮矣。一抹夕陽。籠遠山作玫瑰色。白雲飛繞天空。變幻無常。時而翻陳出新。向下界作狡獪狀。其下有美一人。向之微喟。意謂觀茲幻景。彌感身世也。彼美碧玉年華。衣雪色之衣。雅與其冰肌玉骨稱。時方兀立海濱草茵上。亭亭如弱柳。舉其蔚藍雙眸。往來四眺。流波及處。萬物咸煥然生光。視華袞之加爲尤榮。則誠乎美人眼波之可貴也。青山一線。隱隱白雲間。以邀此絕世美人之品題。而美人則謙讓未遑。謂非阿儂雙娥所能擬足爲他日理妝之範本。前則碧海滌汨。洋洋巨觀。適當晚汐初來。匹練尤排盪而起。躍然四濺如明珠。似欲與彼美秋波一騁中原也。眺景有旣。芳衷彌有所感。自念韶光水逝。悠悠亭亭長成。孤獨一身。所恃者僅伯父。老人嚴威而寡恩。事多不諒。與念及此。輒痛孤生苦耳。加以遠隔鄉。通人不至。父所往返者都牧豎村奴。自頂至踵無雅骨。一接見即僇氣撲人。令人如對鬼。

死死生生
卷上



魁矧復無自知之明。動以不入耳之言來相鬪。以彼村儉而欲強余爲匹。是不啻舉幽蘭而植之溷。寧得云類。嘗謂世苟無佳士。儻當以卅角終其生。凡此蘊中已久。長日無歡。今茲儻片刻閒。來觀是奇麗之景。固可捐棄一切。滌我煩襟。而斯時之阿儂。人方謂狀若淩雲矣。詎愁緒一抽。輒不自已。海氣風光。徒反形其命塞。不及物之彌饒。自由真趣。感喟頻添。矧念此景即佳。爲時亦暫。轉瞬曜靈匿影。伏雲幕下而不出。則形形色色。悉蔽而不之覩。而儂亦當復歸其魔窟。又將與彼儂荒之徒遇。又將聆老人詬譁之聲。倘更不幸。則惟以淚珠洗面耳。念旣斗昂其首。思一舒其抑鬱之氣。驟見黑點彈丸。自碧空遠處蕩漾而至。倏而距愈近。點愈顯。嘻。伊何物。其弱不禁風之紅蜻蜓耶。抑渠軒九色之異鳥耶。曰。否。否。是蓋一最流行式之飛行艇。於時天地斗黑。颶風挾沙石而起。變出不虞。在濱海諸地初不足怪。時恆遭之。彼美受風幾仆。幸力自掙扎始免。方舉步將行。忽重物顛自空中。觸彼美之臂而引之仆。晦冥間百無所睹。且震恐甚。臂又刺然痛。不審此身究何所處也。旋即昏然暈去。已而風定雲開。一團皓魄。舒其清光下瀉。知入夜矣。而彼美亦卽於是時甦。星眼微啟。月光適當其前。見己左臂直張。臥草茵上。枕之而臥者赫然一人也。嗟夫。此何如事。芳衷安得不駭。第同時復惻然生憐憫之心。頃之救人之念。

卒佔優勝。置一切於勿顧。側身細察之。則其人僵然仰臥。腰臂間鮮血模糊。下幸藉以蒙葺之草。或不至傷及內部。頗爲其臂所承。得不創。不然亦殆。察畢。復手撫其胸。知其人尙有望。氣息猶屬焉。念此離村尚遙。卽呼救亦莫能達。而是時需醫甚急。己又莫能行事。且奈何。正沉思間。斗聞其人詢曰。此何地乎。余奈何而在。是彼美乃曰。先生。儂亦勿知。當大風作時。儂臂爲重物所觸而仆。仆且暈。及甦。乃見先生枕儂臂而臥也。狀如創甚。儂方思走延村醫。不圖先生已甦。其人聞言始覺。果見己首枕一女郎臂。上女郎美艷無匹。天人也。不禁皇恐無狀。卽欲掙扎起。并謝曰。姑娘。恕余唐突。蹈此非禮之行。然余初乃奮焉勿覺。事誠離奇也。女笑止之。心謂儀重哉。此少年爲儂一生所罕覩。無意中。其人春風之面。入彼美目中。濯濯如初日柳。儀觀卓絕。前此以志在救傷。初不之及。一旦忽有所睹。憂喜於焉交集。且謂苟爲他人所見。又將以儂爲何如人。世無諒者。人言殊可畏也。方思以物枕少年。引其臂出。而臂忽覺劇痛不能忍。少年似亦覺。卽起其首俯視之。見臂僵直似折。鮮血縷縷纏其上。驚呼曰。嗟夫。姑娘玉臂似折矣。彼美雖力思以勇自克。究以失血過多不能勝。聞言復暈。少年乃大驚。自念女郎倘遽不諱。胥皆余之過。余將何以自解也。卽力疾起視其狀。瞥見沿肩而下。自腰以至兩足。滯血殆遍。首亦微創。

其創似較已尤重也。驚痛之餘。乃力裂已衣爲裹所創。未及半。女郎又甦。視狀大感。謝曰。儂痛尙可忍。勿須裹。先生宜自玉。不可過勞。少年如罔聞。仍不輟裹。女郎意雅不忍。強起止之。少年乃微喟而罷。言曰。姑娘之受創。胥皆僕所介。僕苟不顛自飛艇。姑娘又何由而仆。不仆傷於何有。嗟夫。姑娘。僕心負汝殊深耳。女郎急止之曰。先生幸勿介懷。凡此皆無可奈何。度初必弗欲故爲是以窘儂也。茲當同舟共難。宜首策所以互救之道。他且勿論。先生其何以策我。少年曰。今茲延醫爲第一要務。不審是間距村抑何若。女郎曰。是間距村雖里許。顧傷重恐莫能達。矧時在中夜。村人必無臨者。此事亦殊難也。少年笑曰。然則吾儕惟待死神之至耳。笑余駕舫乏術。誤已復以誤人。當大風之將作。余已審風候將變。卽轉舵下降。俾可暫避。詎降未及地。艇毀而人下仆。遂遭此不幸事實矣。女郎曰。此實颶風之過肆。初勿關人事之勿戚。先生毋抑抑。姑假寐片時。以待明日。明日晨旭一張。卽吾人救星至矣。未幾。果皆入寐。時則濤聲靜已。素魄展其明眸。笑容可掬。以窺此一雙小兒女。似謂堪稱雙璧也。

第二章

越日之晨。朝曦初上。陽光所燭。重霧滃然四散。沙鷗海鳥啁晰而鳴。以綴此一幅海上早景。而此一雙

小兒女。亦卽於此嚶嚶聲中。驚破好夢。相顧而笑。似謂昨宵處境甚奇。幸尙不爲滔滔怒濤所引去也。於時。斗有履聲。蹙然入耳。來者爲一老人。僂僂而植杖。行次。時出言喃喃而嘗。一若滿蓄鬱怒。未得盡情一洩者。將近海濱。復覩海鳥。喧然四起。振翅驚飛。益觸其怒。謂老夫不危若。何爲紛紛自擾。畏之若是。卽力舉其杖以擊地。杖所觸處。鏗然有聲。乃靡娑兩目觀之。則一飛行艇殘樁尙存。餘已遭風颳去。心念宵來風惡。是得勿卽爲所虐耶。然則艇中人。今又奚若。或且與吾猶女同一遭遇矣。顧此初未可相提並論。彼艇中人以藝徇身。事誠可貴。若小妮子則殊堪深恨。乃背余來此偷覽風景。死亦當耳。第一念及亡兄臨訣遺言。矧兄身後惟此曙孤。友愛之心復油然而起。亦頗冀其勿死。且念他日苟得佳婿。一己亦得有所依託。終其餘年。則此心益怦怦然動。謂彼女究何在耶。正於此一剎那間。一嚶嚶聲陡入其耳。曰。世父。晨安。儂不幸爲風伯所虐。傷重且瀕死。此固自招。夫何所懟。惟宵來深累世父。慮慮矣。老人聞言。立舉目四覓。旋即見彼美臥草茵上。流其媚目之波。直注己面。急趨前就之。將發言以詢。忽覩去女身不數武。一美少年亦僵然臥焉。心竊訝之。云是誠怪事。竟無獨有偶。然則彼少年者。殆卽艇中人矣。乃曰。安娜。試語余。何遽遄是。彼少年者。又何許人耶。安娜未及答。少年遽曰。丈幸恕余。余名考

力森好屋。特德之伯明德人。執教鞭於該城之航空學校。日昨偶觸技癢。欲循北海面爲長途之飛。不圖颶發艇覆。遽墮於此。余身無足惜。所負疚於心者。女公子亦遭池魚之及耳。老人方欲有言。女卽曰。是儂之不幸所致。初不可對此先生。世父。今且籌治療之法。此先生所創視儂巨。尤不可等閒視之也。老人乃曰。余當歸以醫臨。并以人昇若二人歸。惟家無多室。不足以欺嘉賓。奈何。安娜若試思之。安娜曰。何不闢余室以居。先生度先生豪邁過人。或不以爲慢客。余則於室後得一席地足矣。老人領首遂行。考力森笑向女曰。余既殃及姑娘於前。復佔姑娘之室於後。在姑娘固高義薄雲行之若素。若僕則於心何忍。人且將謂僕何。安娜笑止之曰。先生幸勿言此。不觀古人有同舟共濟之義。儂亦猶人。奈何不令其效。則於是。考力森乃謝之。未幾。醫臨言二人骨雖未內折。第爲症殊凶。以失血過多。風濕又相挾而入。一時恐不易瘥也。

少年之臥病女家。瞬又二日。此二日中。二人皆譁語大作。昏昏不省人事。老人僭醫臨診於其間。殊形棘手。幸二室僅一壁之間。尙不致策應不靈。然已心力交疲矣。已而少年以所創較輕。病已稍瘥。能扶床行。而老人忽病勢至凶。是時安娜又有凶耗之傳。醫言病恐不治。不則臂亦終廢。綜此二者。一旦同

入少年之耳。不禁愴然欲涕。謂二人有一不諱。余卽百死莫贖。溯事之始。余實爲禍首罪魁。苟無余之債事。則彼美何致而傷。老人何致而病。今且融融洩洩。克盡天倫之樂。且不特此也。老人之殷勤見待。彼美之雅意拳拳。以萍水之交而有是。尤爲末世所罕視。人生得一知己。卽死無憾。矧此禍機之發。卽肇自藐躬。寧能坐視而不援手。凡此侍病進藥之責。今後將舍余而莫屬。死勿慙也。耿耿此心。惟望二人安耳。於是力疾而起。不復計及一己之安危。醫者嘗婉轉進言。命其勿過操勞。俾免病之復發。第少年初不之聽。終日惟二人之疾是憂。凡有所役。必躬親之。一日。安娜疾稍減。神志復清。見少年持器入。將以停沸之水加藥以進。驚曰。爲此瑣役者。乃先生耶。得勿折殺儂。且先生清恙已愈否。儂神志清時。輒一念及也。言已微頷。少年含笑答曰。謝姑娘垂詢。賤恙幸早獲痊。現姑娘危候過矣。不日亦可勿藥。若前日則僕殊憂心如焚耳。深欲己身爲代也。旣念己與彼交非有素。奈何作是深情之語。人脫不諒。余心不幾將涉非禮之嫌。則復囁嚅言曰。以彼日禍肇自余。故憂益甚耳。彼美亦覺。深感其深情不置。

越數日。室中情狀乃大異。病者非安娜而爲少年。安娜已霍然起而執侍病之役。一轉瞬互易其位。人

幾疑此爲游戲。事初非真。而是時安娜乃彌勞矣。私謂前日之病。彼人不辭勞瘁。實起儂於死。以事言。儂今當有以報之。矧此初不限是。其人於儂實饒深情也。自是一縷情絲。直纏個郎之身。舉其最純潔。最寶貴之愛情。悉畀之個郎。不復有所顧瞻。其在昔日。恆珍守之而未嘗一妄施。有時少年熱度驟增。狂譁大作。女輒謹侍於旁。強嚙其眶中熱淚。不使下。防爲醫士所笑。顧情不自禁時。瑩然淚珠。輒簌簌落。醫士熟悉人情。每語之曰。姑娘勿憂。病者尙有生望也。女忸怩萬狀。言曰。彼人與儂所遭不幸同。今儂生而彼危。吾心不覺感愴耳。言已。復舉少年病狀以詢。且云。君謂病尙有望。度必確有把握。不識果何所見而云。醫士則歷道其病勢。言必無危也。女始畧呈喜色。旬日後。少年病漸見愈。女日侍坐榻旁。覓言以娛。諸君閉卷思之。當夫梅影橫窗。病榻清寂。乃有一絕世美人掩映其間。病者凝神臥榻上。靜挹永趣。一顰一笑。咸足深入心坎。悅性怡情。斯時斯景。將疑不復仍在塵世間。飄飄乎如羽化登仙矣。少年爾時之情況。實類乎是。輒語曰。吾觀姑娘。吾輒不審大病方瘥也。女紅霞泛頰。微嗔曰。先生重誣儂矣。儂竟惑人。一至於此耶。少年聆言皇恐。卽亂以他語曰。吾昏昏中。似見有女郎蹀躞。吾病榻側。度卽姑娘。如此高義。不審何以爲報。女笑曰。君欲言報耶。然則爾時儂病劇時。似亦見惻隱君子。不辭紆

死死生生 卷上



尊奉藥以進。不審儂將作何語。殆亦不免於報之一字矣。少年乃相與大笑。旋曰。令季父待我殊厚。感蒙五中。日來疾亦少瘥否。笑我賸賸。初未一及也。女曰。謝君見詢。世父病魔已除。惟尙不能健步出耳。

第三章

吾今且回叙考力森之家世。父爲著名飛行家。彌爲邦人所重。嗣於罕伯附近飛舫。竟以身殉。下隕時。氣息微屬。嗚咽言曰。煩詔吾子。必紹吾業而爲飛行家。迨長。遂志父訓。以勿忘。出學後。即從事於飛行事業。後竟斐然學成。執教鞭於航空學校。羣方謂箕裘克紹也。然考力森乃隱憂別抱。時蓋華髮蒼髯。竟傷重嫁矣。既痛老父之逝。又傷慈母之離。形影相弔。百感交集。私念人而既爲飛行家。即無生命之可言。無論何時。咸與死神相接。一疎虞。即與握手言歡矣。以人生本如朝露。而飛行家爲尤甚。獨身處室。最爲道合。不則死別生離。徒多一重公案。令絕世女郎。抱痛深閨。抑鬱誰語。魂而有靈。亦當不忍。至遭整重釀。尙爲最好結果耳。於是持不娶主義甚力。每際盛會雅集。有女如雲。在他少年咸笑屬承迎。惟恐後人。考力森獨漠然處之。有匪我思存之概。不識其心事者。僉以愚瞶目之。然而誣矣。

考力森所病既瘥。頗欲即返故鄉。顧出時匆匆。毫無餘金。馳書友人滙款。又久不至。以是殊形躊躇。加

以彼美情多。苦爲維繫。以病後不經跋涉爲言。重却亦殊不情。矧密緒柔情。所以動之者至。初不特享
享情影。足令萬念皆忘。也是時考力森心中。蓋幾忘其平日所志。盡拓其地以藏箇儂之笑貌聲容。苟
能多與彼美把晤一分鐘。卽如多增一分幸福。初亦不審其所以至此。自念世所謂情魔者。殆此是矣。
乃復留居女家。而老人時亦能杖而行。睹其翩翩之態。以爲是必產自勳閥。擁有巨業。苟能婿我猶女。
此生老境彌安。此念在海濱初見時卽怦然動。病後復熾。蓋老人性喜趨炎。每思高攀貴閥。光大門楣。
卽亦歛其暴戾舊性。徇女意留之小住。藉以探其家世。自是花間問字。月下談心。乃彌饒幽趣。而當夕
陽將下。時見璧玉一雙。攜手偕行。尤嘖嘖人口。於是磨蝎臨矣。

村有威廉戲鉢斯者。執袴子也。襲父業。擁田數百頃。一村尊若貴人。以爲是乃天驕子。非吾儕所能相
比肩。幸勿觸彼怒。怒則一伸指卽足死吾儕而有餘。倘有佳運之士。能得其歡而與之近。則誠不愧爲
當世俊傑矣。而粥粥羣雌尤歆美其富貴。每當彼人之出。則憑窗力作巧笑。搔首弄姿。以邀幸運之臨。
劇此初不足遽其一盼。彼心所思者。乃在安娜活洛斯之身。夢魂顛倒中。每呼彼姝之名。然一爲彼美
神光所燭。卽毅然不能自壯。村豎具此識力。具此深情。初不能謂其儉俗也。嘗數次欲於安娜前一吐

其膈臆。鼓勇其前。迨夫倩影既對。莊嚴乃如天上神仙。夙構之詞。復遁於烏有之鄉。矗立不能道一語。勉搜枯腸。始云姑娘日來安數字。第已面赤過頸矣。安娜輒盛氣答曰。勞君下詢。威廉囁嚅久之。仍無語。鞠躬去。途中似尙見其數數廻顧也。安娜雖不悅其人。然觀其可憐之狀。亦恕之。謂尙不如僮語聒人者之可厭也。是時二人之狀。亦入其耳。頗躁怒不知所爲。顧亦無術以處此事。思欲逕面彼美。言此之非計。究以神光所懾。遲遲不能行。且審女既傾心於其人。言亦無效。正苦思間。忽報村人菲立翁司來訪。心念此人素與無交。何爲來是。而其人已入。聳肩含笑言曰。公子恕我冒昧。然此來出不得已。於公子初非無益也。威廉命之坐。詢曰。君究何所言。幸勿作兀突語。其人展其瘳惡之靨而笑。笑時齒巉巖露。爲狀殊醜。曰。公子謂余言兀突乎。抑知余所言之事有百倍兀突於此者。今村人嚙不審公子傾心於活洛斯家之女。而女亦慶所仰得人。初未嘗無意於公子者。言已。舉目以視威廉。威廉無語。其人復曰。然今事且變矣。在昔村衆咸囂囂然謂非公子不足論娶彼女。亦非彼女不足以耦公子。佳耦天成。幸福誠不淺哉。今始知此言之不足恃。公子之不足道。而復有一人。將取公子而代之。自女言之。其人似較公子佳也。然村人憾之實甚。初不僅爲公子哀。論以公子煊赫之勢。竟不能庇一弱女子。聽

異國賤僮擢之而去。實足辱我全村。今後公子深居勿出則已。村人或不敢抗。不則英名墮矣。恐不復如前之崇仰也。僕知公子者深。頗笑村人之妄測。故敢走詢。想必有妙策以制彼僮也。苟可令僕供奔走者。當効一臂力。威廉受激怒甚。率然曰。輿論乃是耶。愧余耄焉。勿知。今君將何以策我。其人僞作遜詞曰。僕僅能供奔走。是何敢知。威廉怒曰。若既勿知。謁余又何爲者。寧余可供若玩弄耶。其人佯謝曰。僕何敢是。寧不畏公子虎威耶。今公子屬望甚殷。必令之一効其愚。又安敢不爲惜箸一籌。彼美之家世。公子知之當稔矣。怙恃早失。依活洛斯老人而居。老人實受其兄之顧託。視如己出。然嗜貨而趨炎。每欲其猶女締婚巨室。今誠能於彼等婚約未定之時。造廬而進以誹語。令彼速逐是僮。公子所富者。金錢耳。是燦燦發光者。寧不足令彼老曲從耶。迨夫彼僮既去。則彼女將仍爲公子有。不復慮爲他人所擢矣。此一席話既竟。威廉笑容四溢。欣然言曰。君言實開茅塞。余於此老幾忘之矣。敢不惟先生良策是行。惟不識何以爲報耳。其人笑曰。僕言此寧望公子報哉。蓋激於一時之義憤。且欲爲吾村洗柔儒之辱。耿耿此衷。實止於斯。言已。卽執冠出。出時而露獠笑之狀。似謂此童驕直可玩之股掌之上。今計逞矣。行見螭蚌相爭。死亡相繼。余乃如漁翁之坐收其利。而彼美亦將抑其鬻之譏諷之狀。就我

如綿羊之馴。

第四章

次晨活洛斯老人家中。乃有一貴賓之臨。來時殊出老人意外。謂與之素無交誼。何爲枉我。得勿欲強購余產耶。已而談笑漸酣。老人微露驚疑狀。頗勿信其言。於時其人復囁嚅道數語。出銀券置老人掌中。老人心躍躍動。殊不忍却而不受。然亦審其人爲女所勿喜。實不足以耦之。則作模稜語曰。息女得嫁公子。固老拙所求而不得者也。惟尙須得其同意耳。其人乃曰。余姑期丈以三月。當來聆好音。至所以奉丈者。當惟命不敢吝。老人乃領之。藏券於橐。及其人出。微喟曰。余以金錢故。不得不作養鶴焚琴之舉。然彼德人。實佳少年也。告者意存叵測。不可聽。既又轉念曰。余既受余兄顧托。烏能以其息女耦窮僧。余昨已詢彼少年家世。實卑卑不足道。則今茲之事。良當理而不悖。時則門闕然闢。考力森偕女雙雙入。蓋方能釣而歸。璧玉雙輝。各不相下。老人亦微覺其狀。心謂是誠佳耦天成。一旦離之。於心何忍。願終不遽決。則頃聞之銀券。方作態於橐中也。尋卽忽然言曰。安娜汝倦矣。盍稍憩於室。余將偕密斯脫好屋特作數語。安娜翩翩之影既杳。老人指一椅命之坐。謂考力森曰。自君養痾余家後。愧簡率